

罗平的油菜花,是吸引我第三次进镇的重要原因。

有人听说我不远千里要去看云南的油菜花,大不以为然:“油菜花有啥好看?崇明岛上到处有油菜花。”是的,我从小看惯油菜花。每年三四月间,故乡的油菜花开了,面积大者数十亩,小者一行或数行,灿烂在河边、宅旁。我也亲手种过油菜,开花时穿越菜花田中的小埂,浓浓的花香沁人心脾,花丛中的蜜蜂邀我作伴。油菜花,这种大半个中国都有的花,我对她真是太熟悉了。

不过,我还没看够油菜花。审美,具有地域性。江南的油菜花开在溪畔、沟边、桥头、宅旁、自留地里,好像是田园家居的点缀,即使是数十亩的油菜田,也能一目了然它的边际。总之,是小巧、柔美、赏心悦目。罗平的油菜花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是二十万亩啊!铺天盖地。我千里迢迢赶往罗平,就为了感受万亩油菜花的那种壮观与气势。

早春的罗平,油菜花是真正的花中之王。她灿烂在大地,在山坡,在目光所到之处。她的美,无远弗届。二三月里的南国,别的花开放的很多,但在海洋一般的油菜花面前,无不相形见绌,甚至只能在角落里孤芳自赏。唉,那真是他花不幸的时刻,谁让她与油菜花同时开放呢?

我们的车子由罗平县城出发,先往东南方的“十万大山”。作为地理学上的十万大山在广西南部,罗

作家专栏

龚斌

南国花海

平的“十万大山”是对县城东南方群山的概称。那天上午天气不佳,细雨濛濛,云雾升腾、漂浮,群山隐隐约约,有时不见踪影。然云雾毕竟遮不住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山坡上、梯田里,一层青,一层黄。青者是枝叶,黄者为菜花,层层叠叠。可惜细雨又加云雾,油菜花暗淡不鲜艳。如果是晴天,阳光下的油菜花由连绵的群山衬托,必定亮丽得使人炫目。

天公不作美的遗憾,到了下午稍稍淡去。从多依河到九龙瀑的路上,虽然天上的云层较厚,云雾则已散尽,油菜花显出她的金黄本色。山脚下土地平旷,油菜花如硕大无比的金色绸缎,盖满大地。山坡上、梯田里的油菜花,像一条条黄金带,由翡翠般的绿叶衬托着,或长或短,或曲或直,重叠向上,有的直至山顶。我最爱看、最觉奇妙的是梯田上的油菜花,以为她的审美价值无与伦比。

若是连绵不断的群山,山上的梯田,有的种上油菜,有的种上别的庄稼,有的荒芜着,有的整治待种,那么,盛开的油菜花如天上的黄云一团团,有大有小。由于油菜种植的时间有早晚,早者花期正盛,纯是金黄。晚者花开得迟,黄绿相间。

放眼看极远极高处的梯田,像是不经意的一抹,一条黄金带就挂在天边。天边的黄金带,透露出山那边还有油菜花的消息,让你遐想另一处看不见但必定存在的花的世界。

若是梯田在盆状的山谷里,那么,俯看梯田里的油菜花,层层叠叠向下,形状像是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场,全由黄金铺就,异常壮观。只是一排排的观众,成了自上而下的金黄的坐席。

若是梯田的形状一点不规则,或弯曲不直,或宽窄不均,或高低不平,或圆如球,或尖如锥,那么,油菜花绘成的图案就非常怪异。

我曾见过国外“麦田”的照片和报道,称它是外星人的手笔。可是我总怀疑它的虚假不真。一是“麦田”毕竟非我亲见,外星人在六合之外;二是“麦田”的图案多为对称,单调得很,设计者的匠心显而易见;三是若有外星人,为何总是喜欢制造“麦田”?不去造“稻田”、“棉田”、“花田”?可见,外星人的创造力还不如地球人。相反,罗平的油菜田是我亲见,梯田上的油菜花图案,实实在在是农民的创造。农民的最高创造。梯田里的油菜花,像奥林匹克运动场,像天边条形的金

色的云,像从未见过的怪兽……完全不同于“麦田”图案的对称,呆板无趣味。

下午四点半,来到金鸡岭。这里是观赏罗平油菜花的最佳地点。一条宽阔的公路从油菜田旁经过,路边停着不少车辆,三五成群的游人,从公路上走向油菜田。油菜田里辟出一条很宽的泥土路,一侧搭建简易房,以作商铺之用,出售当地的土特产,而尤以蜂蜜最多。可以想象,这里几十万亩盛开的油菜花田,是蜜蜂们最幸福的天堂。在天堂里采花酿蜜,繁衍自身,也贡献人类。

不到罗平金鸡岭,大概不会深刻理解什么是花的海洋,美的盛宴。我看惯油菜花,却从未见过如此浩瀚、如此震撼人心的花海。花海中的喀斯特地形,一堆堆绿色的山峰,高不足百米,自远至近,颜色由深至浅,如遍地黄金上缀着无数绿色的翡翠。前面见过的梯田上的油菜花形态各异,富有灵动感,而平地上的万亩油菜花,如波澜不惊的大海,宁静且无边无际。

我们从山上走下来,走进油菜田里。一条狭窄的田埂,伸向不见尽头的深处。看到一个年轻姑娘,独自站在花丛中,对着黄花发呆。不远处一只老牛低着头,在田埂边寻觅草芽。我细看田里的油菜花,有的花朵渐稀,开始结籽。有的青黄相杂,花期方兴未艾。

稍后,在返回公路的泥路上,我咨询当地人:罗平的油菜花何时开

得最好看。回答说,农历元宵节前后花开得最旺,最好看,这一个星期,花已经稀了。我听后若有所悟,难怪有些油菜花已经结籽。我们来迟了半个月。最佳的赏花期已经过去。

看花、赏花,必须掌握花开的时令节气。古人有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之说,就是讲这个问题。据梁宗懌《荆楚岁时记》、宋程大昌《演繁露·花信风》等著作说,二十四番花信风,是指花期而来的风。自小寒至谷雨,共四个月,八个节气,一百二十日,每五日一候,有二十四候,每候应对一种花的信风。我因不研究花信风,只知故乡的油菜花期,而不了解罗平的油菜花何时开得最旺。结果,三月初赶来,还是迟了一小步,稍有遗憾。

当然,古人“二十四番花信风”也不可尽信。原因是荆楚的岁时与云南不同,以彼地之节气,推算此地之花期,未免刻舟求剑。即使一地之花期,因每年的气候变化,有稍早或略迟的不同。罗平人说每年元宵节前后油菜花开得最盛,应该是长期以来总结出来的最接近当地花信的日子。打算去观赏罗平油菜花的朋友可作出行的参考。宋人范成大《闻思湖海棠盛开》诗说:“东风花信十分开,细意流连待我来。”现在资讯发达,若过完春节长假,打个电话询问罗平有关部门,确知油菜花盛开的消息,然后动身前往,则在春风中看着金黄的花海,尽可以任意流连。

阳光和霜冻 都有滋味

□ 北风

现在市场上卖的一只番茄,叫它番茄实在有点勉强。这是什么样的番茄啊,味道淡淡的,不酸,不甜,吞吞吐吐。当年我们吃自己家里种的番茄,完全是活生生的感觉。一口咬上去,“啵”一声,红的汁、绿的籽都要泼脸上来。滋味里先声夺人的是酸,让你有点受不了,收口拢来,是分明的甜了,心里喜欢的就是这种滋味。这样的番茄要是和家户鸡蛋一起炒了吃,糯,酥,酸,甜,水露露,色面上又是鸡蛋金黄,番茄红里缀绿,根本不像现在吃到的那一副僵硬和寡味的性子。

要是现在我们在冬天里吃青菜,如果你在乡下,就从自家田里的冻土中挑几棵“活杀”了炒,觉得这青菜甜,还格外酥,格外糯,一个人吃大半碗也不嫌多。如果你是在城里,买的是市场上从暖棚里割的青菜,同样的大冷天,这一锅子的青菜不酥,不糯,不甜,生僻冷淡,怪模怪样,会把心情搞坏。

我们都知道,这品质好的番茄、青菜,是在自然状态下生长起来的;那些难吃难受的,是在塑料薄膜的笼罩下出世的。我们也都知道,自然界的阳光、风、雨露、冰雪、霜冻等等,会酝酿酸酸甜甜,会酝酿红红绿绿,都是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的。这又在实际上说,春夏秋冬,季节时令,也是有滋味的,有色彩的。“大棚搞乱季节”,但是真正的季节会告诉人们:人哪怕脱离大自然一小步,就会开始感觉到有些不称心、不舒服了。



黄忠民 水彩画《金鳌山揽胜》

诗韵悠悠

又到清明时节

□ 顾承才

又到清明
再一次扫去岁月的尘埃
阴阳两隔的时空被打开
让心灵邂逅那熟悉的身影

那一天
你走得太匆忙
竟没有和我打一声招呼
在梦里挥一挥手
独自踽踽在茫茫夜色中

留下了的父爱
像家乡厚厚的泥土
油菜花灿烂的笑容
挂满金色的思念

熟悉的声音
无法接受离别的风霜
亲切的身影

依然在睡梦中闪亮

怀念小时骑在你脖子上
去看戏台上演出
去小河里抓螃蟹
逃学被你一顿毒打

在芦苇荡绿色的海洋里
你教我用芦叶做小船
放在小河里扬起风帆
我的心随之飞向远方

你的微笑
定格在我梦想的路上
在人生的苦旅中
是我奋发向上的方向

种子播下
长成了坟上青青的草
这温暖的绿色
是你生命的叮咛

又到春雨绵绵
一江春水是我奔流的思念
缕缕升起的黄纸烟
燃不尽阴阳两地的挂念

特色崇明

崇明岛上魁星阁

□ 郭树清

地处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得水土肥沃、生态秀美、人杰地灵之利,孕育了厚重的人文文化,涌现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士,留下了一段段有趣的传奇故事和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梦想。

相传,堡镇南海村,原为五淞地区,从前是渔乡小村,地处偏僻,交通封闭。清代中叶,当地有一个名叫施尚珍的德高望重之士,立志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在自家祖宅上开办了一所私塾。有一年,私塾的十八名学生赴太仓州参加考试,结果十七名学生金榜题名,被录取为秀才,震动了乡里。于是,主考官根据“北斗七星之首为魁,阁乃藏书之处”的含义,赐名施尚珍所办私塾为魁星阁。

另据《五淞乡志》记载,南海村二、三队范围,该地区有七个相毗连的住宅,其格局按照银河系的北斗星(俗称七簇星)排列方位,形似烟斗,又像犁,故世称该地区的七个住宅为魁星阁,并在民间流传着“天上有七簇星,人间有七魁星”的美誉。

初春的一天,来到南海村二队,走访施尚珍的后人,现年92岁高龄的施翠英。她耳聪目明,如数家珍地回忆道,当时的施姓是大家族。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一直到南海边,就是魁星阁旧址。其实,那时的崇明岛南坍北涨并渐渐向东扩展延伸,原先的魁星阁早已淹没成为沧海,居住在魁星阁地区的人们先是搬迁北移至现在的南海村一带,以后又渐渐扩散至整个五淞地区乃至崇明东北部地区,但在南海村一带一直称为魁星阁。施翠英老人还说,过去在通往魁星阁的几个宅院附近还有一条小河,小河上有一座小石桥,称为魁星桥,之后年久失修,桥被拆除,小河也被填为平地。

在旧时,我所生活的家乡五淞地区,由于深受魁星阁历史渊源的影响和感染,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当时有登瀛书院等大大小小私

塾10多所,培育了如龚子昌、施尔康、沈洵高等一大批的秀才、廪生等优秀人物,催生着文化事业的兴起,形成了村有小学,乡有中学的格局,五淞地区成为当时崇明岛东部地区的文化中心。随之又不断兴建了圣三堂、上智堂、母佑堂、云林寺、东井亭寺、地藏殿等教堂寺庙以及施祖荣、范春如、郭秀时等名人故宅二十多处。在南海村还传颂着当地的清代举人张士教、张士阶叔侄,因赈灾有功,官府赠“劳心共济”匾额的感人故事,由此渗透出浓浓的文化底蕴。

如今,魁星阁虽已只留其名,不存其物,原来的老宅也早已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新颖别致的农家小楼,但是,所在地区仍保持着淳朴的民风民俗。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长期受到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和潜移默化历史文化熏陶,涌现出了许多企业家、实业家、教育家,以及乡贤、文人等知名人士。受此影响,魁星阁一带乃至整个五淞地区吹拉弹唱的民间艺人和泥铁木竹等能工巧匠特别多,他们凭着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依其赖以谋生的紧迫之感,或祖传,或无师自通地学会和掌握一手技能本领,从而使他们怀揣梦想去经营事业,更使他们的事业充满诗意。往往四五个民间艺人组成一个演唱队,就能自编自演出一台戏;能工巧匠们就地取材,利用当地产的竹子编制成箩筐、篮子等生活用品;用本地产的木材做成桌子、凳子、柜子以及水车、手推车和木船等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用芦苇和稻草做出芦笆、芦扉、草盖、草窠等各类精美的生活用品。他们用前辈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传承着“魁星阁”的文化和文明。

魁星阁一带教师特别多,他们分别在当地担任中小学的教学工作。这一地区每年录取重点学校的高中生和考取名牌院校的大学生的比例也高于其他地区的学。就这样,“魁星阁”的优秀文化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去发扬,去光大。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走进魁星阁,千百年沧桑久远的历史文化浓缩积淀在这片土地上,淡淡的,静静的,耳边仿佛传来书声琅琅,琴声悠扬,和着清澈小河的淙淙流水声,荡漾在人们的心田。